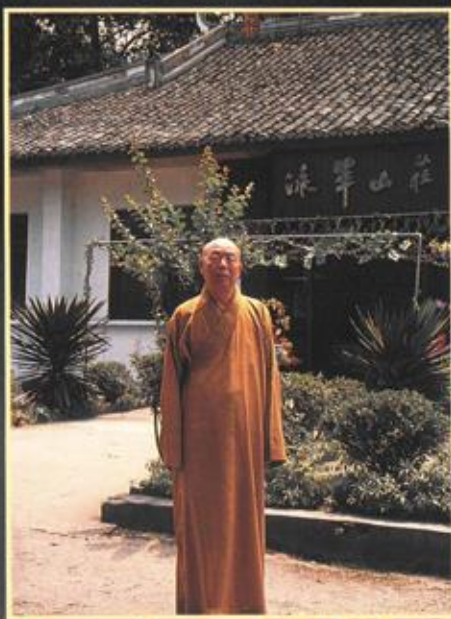


10第5卷10月號

妙林出版社



法語



離淫欲行，是出家沙門必修的課題。遠離此淫欲行的佛弟子，則稱為清淨梵行者。在一般想來，禁欲主義是老年人或病夫較易遵守，青春盛年活力強壯的人怎能遵守呢？這在二千多年前佛陀的時代就有人對此修行的懷疑了。

佛陀教弟子們，遇到與母同年齡者，起母想；與姊妹同年齡者，起姊妹想……就會欲念不起。若不能消滅欲念者，即修不淨觀。人是猶如一個兩口的穀物袋，由上進入、由下流出，至死而盡。表面上是容色姿美，其袋內所藏的心、肝、脾、肺、腎、大腸、胃、血、汗、脂、尿、糞等現顯於目前時，誰都會厭去逃開，這就會使欲念不生。修身、修心、修不淨觀者就會起厭離，起厭離者就不會生起愛著，不生愛著，則得清淨之解脫，得解脫則解脫智生，有了解脫智就永遠截斷煩惱根。如再大的大樹，把樹頭連根都通通掘掉了，就永遠無再生的可能。

佛陀的時代有波斯匿王，或優填那王等，其後宮確實美女如雲，但受了世尊的教導，其入後宮時，守身、守心、樹立正念，攝護諸根，就不為欲念所惱倒，而讚為不可思議。〈讀參閱漢譯南傳大藏經相應部四，六處相應（一二七）經〉在此舉一偈為法語。

愚癡貪欲相
若觀諸不淨

永無解脫期
則脫魔羅網

妙林

- 原始佛教的教育思想
吳本信一譯
- 斯里蘭卡佛教
吳進生
- 南藏摘文
錄自南藏
- 帝王如來
蘇永吉
- 佛教漫畫精選
妙林編輯室
- 念珠集
蘇永吉
- 醫學專欄
法洲
- 佛學小品
吳老擇
- 蓮花世界
傑普
- 慧根法明門
雨花居士
- 印度佛教
吳老擇
- 喪子悲戚的格塔審(完)
蘇永吉
- 佛教活動服務欄



《教育專欄系列》

原始佛教的教育思想

● 水野弘元著
● 吳本信一譯



人格完備的教育

佛教是宗教信仰，能使眾人除卻苦惱或不安，並且由於信仰而得安心立命。信仰於初期的時候雖然會以為只要一時能從自己之煎迫的苦悶中逃離就好；但是高度的信仰即非除去一時或一部份的苦，而是全部及永遠的苦，這樣的信仰即為提高人格的全部。這不唯提昇精神，而且需求肉體之調和及健康。而佛教信仰便是令精神、肉體之任何方面都能夠獲得調和及健康狀態之人格的完成。

具體地說，原始佛教之教義中明白的指出苦惱之原因是集諦，亦即所謂渴愛無明之煩惱。但為除滅苦惱以得理想的境地則是道諦，不僅通過精神和肉體的全部以除滅無

明或渴愛而通過精神和肉體的全部，並入得理想狀態，故謂八正道之教。佛教信仰是包括肉身的調和以完成理想人格之全部，所以佛教的目的就是要形成人性、完成人格，亦可以說其目標就是廣義之人間學。

然而教育目的之所在並非只是授與部分智識或技能，其目標如果是普遍地提昇完成人性之全部，這就可以說是廣義的人間學；而這目標亦成為佛教所抱持完成人性之道和合，致於教育之目的，這才能說佛教是為完成人性的教育。佛教從信仰方面來指導一般民眾，其教化能夠提昇民眾的心靈，教化亦是指導信仰之情操教育，當然也應該包括廣義的教育。

世尊本來是為解決自己之不安的苦惱，故捨離王宮、父母、妻子而出家。六年期間修種種苦行歷盡艱辛，終於菩提樹下確立了世界觀和人生觀，到達沒有煩惱的理想境界。

觀其證悟，對於迷著於無明愛欲的世人聽了也不容易理解，所以世尊原本想放棄說法的意願，然而再回顧思惟，又不能不對眾生說此聖教以濟教世間，至於後來奮起教化活動的使命感，在古老的傳說裡說這是梵天的勸請①。

若依巴利藏之說，世尊成道後二十八日間，繼續玩味其所悟觀之法，反省驗證所悟之內容，以浸涵法之喜樂，至三十五日間於定中思惟：自己證悟之法難知難見，沈迷於愛欲的世人難能理解，就在世尊將放棄說法之時，娑婆世界之創造主梵天現於佛前對佛陀說：

「佛陀啊！不管如何，請宣說你所悟得的殊勝妙法，於世間中將有少塵垢者可以證悟！若不說法，則世間會更墮落啊！」

梵天向佛陀懇請說法，佛陀依梵天的勸請，以法眼觀世間，世間中有種種智慧、根機和性格者，猶如蓮池；有小花蓄沈在水池中，也有深浸於水面之下的，有長出水面而不染污泥者開著美麗的花朵。想來雖是難以理解，可是宣說之方法若加以條理組織，有智之利根者必能理解這樣的智識，經此考慮，世尊於是下定說法教化的決心。於定中思考譬喻及簡易的教法②。

於此世尊即開始教化活動。如前所言，世尊證悟了之後一看，唯自己之解脫或幸福並不理想。徹悟社會之全體

如不能和平幸福而只有個人解脫就不算得真正之安樂，於是決心求度教化而開始其一生的布教歷程。世尊向舍衛城郊外之鹿野苑出發，尋找應該最先教化之五比丘，為五比丘之最初說法是說四諦八正道之教法，以領導他們令得證悟為阿羅漢。佛法雖是難解，但其宣說的方法加以條理化就得理解。

其次從耶舍開始，於舍衛城時，商人之子弟亦來聞法而出家，證悟為阿羅漢。這樣短短的期間之內，於世尊之座下就有六十人的阿羅漢弟子，世尊為教化活動而派往各地方。依巴利藏之文，世尊對彼等說：

「諸比丘！我脫離天、人之一切束縛。諸比丘！汝等亦脫離天、人之一切束縛。諸比丘！為眾生之利益安樂，以哀憫世間，為人、天之利益安樂而遊方吧！單獨一人行，勿作二人行，諸比丘！說初善、中善、後善、具有內容及形像之法，宣說完全圓滿之清淨梵行，於眾人有塵垢之少者，若不聞法將會墮落，聞者即會證悟佛法。」

世尊自己一人向摩竭陀國行，從宇魯吠羅往王舍城去，其途中教化三十位賢者及統率千人弟子之三迦葉兄弟，於王舍城寶婆沙羅王開始，大臣、群吏乃至庶民數萬人歸依佛教為信者，又舍利弗、目犍連之二百五十徒眾及摩訶迦葉等之有力弟子相繼的來出家成為阿羅漢。總之，在成道後一兩年之間，教化一千數百人弟子和數萬人之信眾。

世尊認為世人雖有淺深遲速的理解力，但是只要有說法的方法應該皆能瞭解才是，也因為有這樣的堅持與理想

，才想去教化所有的人。

當時正統派的婆羅門教，對世間的人，設立差別的階級，對最下級的奴隸族或不可觸的賤民則根本不列為教化的對象，甚至對他們禁止說教。世尊不承認階級的差別，對任何階級、家係、地位、職業，皆給與平等的宣教，誠願所有的人皆信佛法，願此社會全體成為和平幸福的理想國土。

所以對任何階級下賤的百姓皆說法，不拒絕他們出家來加入佛教之教團，因為教團依法一律平等，為使的有的民眾能理解佛陀之教法，使用各地方民眾的平易日常用語說法，堅決禁止使用唯有教養之知識階級始能理解的梵語說法。

總之，佛教認為所有的人皆具備實現理想能力之佛性，所以對任何人應該平等的說法，對社會之各種階級或職業之教化活動，由世尊或諸弟子推進之。世尊共戮力為期四十五年的宣教說法，可謂偉大的教育者。

佛十號之一謂天人師(Sattha Devamanassana)，有「天界、人界之師」的意義，為三界大導師，在此所用之師(Sattha)之語，在佛典唯用於世尊，對於佛弟子絕對不能用。

註① Vinaya I p. 14南傳III、八頁以下參照。

② 梵天勸請等語，法華經方便品亦繼承此意。(大正·九c)

我始坐道，觀樹亦經行，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所得智慧，微妙第一最，眾生諸根鈍，著樂癡所盲，如斯之等類，云何而可度，爾

時諸梵王……恭敬合掌禮，請我轉法輪，我即自思惟……眾生沒有苦，不能信是法，……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少智樂小法，不自信作佛，是故以方便，分別說諸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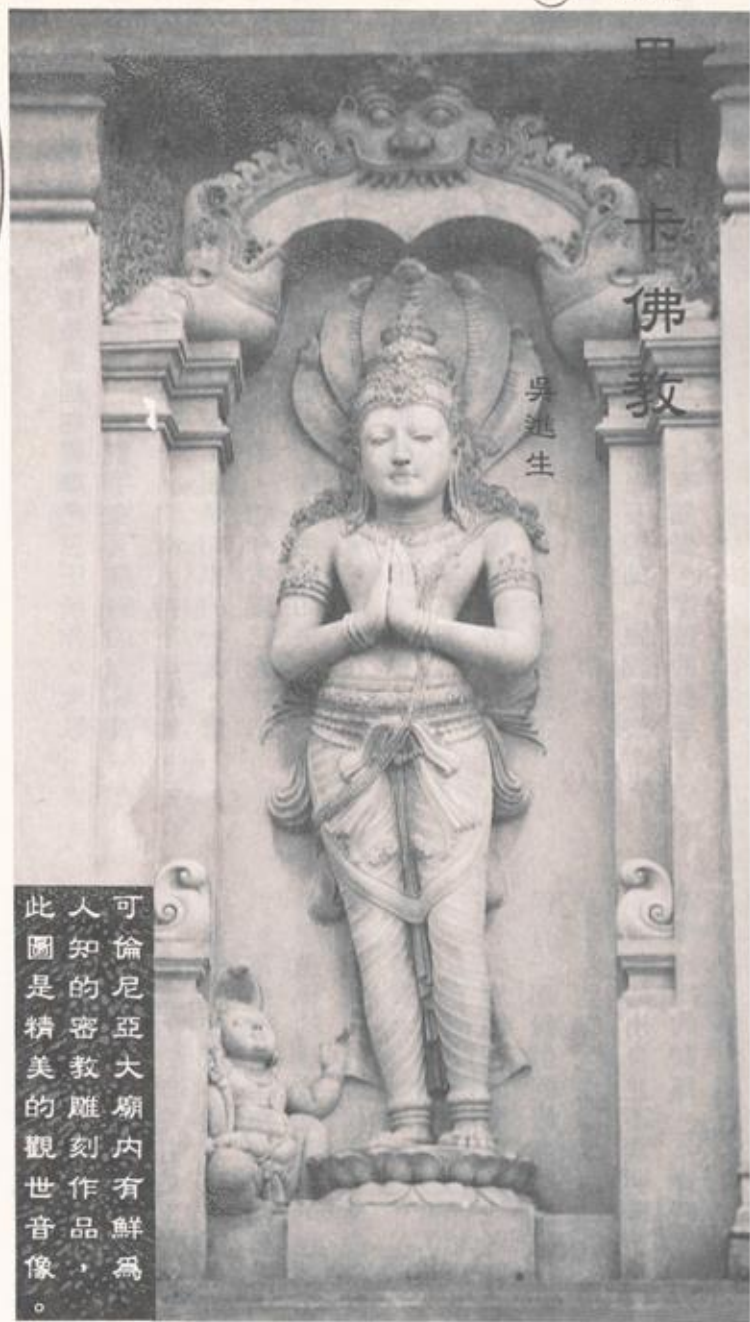
③

佛教稱佛為師 Sattha(Sasti)，弟子稱為聲聞 Saraka(Ṣṭavaka)，印度一般稱師為 Guru 弟子謂 Sisya。佛教於弟子間，師之意義，有和尚 Vajjhiya(親教師)和阿闍梨 Acariya，如(父)親為終生之師。阿闍梨是一時之師，如學校之老師。阿闍梨有出家阿闍梨、受戒阿闍梨、教授阿闍梨、受經阿闍梨、依止阿闍梨等五種。此中，出家阿闍梨，是沙彌得度之時的戒師，日本言為業師。受戒阿闍梨，於受具足戒者，教授具足儀式作法之師。出家時之三師，是指和尚、羯磨師，教授師之三人。受經阿闍梨、是出家受戒後，是教授經典和解釋等之師。依止阿闍梨，是出家受戒後依止其人，為受指導之師。於人格最受影響之師，有和尚依止阿闍梨。然，和尚之弟子亦稱同住者 Sādhuvihārika，阿闍梨之弟子稱為內住者 Antevāsika，對於阿闍梨請參考五分律卷一六，四分律卷三九，十誦律卷四九，摩訶僧祇律卷二，八根本說一切有部白一羯磨卷一，清淨道論(南傳六二、一九〇頁)。

斯里蘭卡佛教

(完)

吳進生



可倫尼亞大廟內有鮮為人知的密教雕刻作品，此圖是精美的觀世音像。

建築和藝術

珠羅人在波倫納瓦修建自己的神廟，對阿努拉達·普拉的佛寺卻大力破壞。神廟大體延續印度風格，規模則比較小了一些。波倫納瓦尚保留有他們遺留下來的濕婆神廟，是本島有名的歷史建築之一，見各那多那爾、拘維爾寺（古名爾伽姆）也有人俗稱濕婆第二寺。

維蘭耶巴忽王修復的許多寺廟中，以佛牙寺最有名，此寺今名阿多達祇寺。他延續了中斷百年的建築藝術，其手法仿自阿努拉達·普拉風格。

八世紀到十世紀流行的佛塔形式是方形的平台上以花邊

代替台基座，塔身的形式修長。

此時期保存最佳的佛塔是吉利·昆訶羅。規模最大的是尼散迦摩羅王修建的蘭拘特·昆訶羅，他們都是用磚來建造。佛牙台上的伐多、達、祇也是尼散迦摩羅修飾的早期佛塔，石柱雕刻著四瓣蓮花、和台階上的花紋皆非常風雅，他的造型保留了千年印度的建築形式。

另一項重要的建築是磚造無樑殿，在基座的許多平行水平線上，砌建仿小型屋的正面型式，半露柱及許多天神像，基本上是受印度神廟的影響，造型雄壯華麗。波倫納瓦共有三座，觀波羅摩寺、楞伽帝羅迦佛殿和帝梵迦佛殿。觀波羅摩寺內有坐佛，其他二寺是立佛，都是用磚和灰泥塑成的；在厚厚的牆壁上，建成弓形的屋頂，小小窗口射入了「暗淡宗教光線」的氣氛。這種建物因為是許多方柱所構成的結構，在光線下構成了明暗強烈對比的陰影變化。

尼散迦摩羅王保留了一幢漂亮的亭閣遺跡，每根八呎以上的石柱形如彎曲狀的蓮花莖，莖上兩側分別雕刻著卷葉飾紋，石柱頂端成八角狀，上托一朵盛開蓮花。石柱上方的木

架結構已腐朽崩塌。蘭卡寺院建築非常注重石柱的紋飾，但以這種蓮花柱最為巧思精緻。

許多印度宗教建築皆設有浴池以供應禮拜者淨身祈禱之用。波崙納瓦王宮北方有一座名叫「鳩摩羅·布俱那」的浴池最出名，池形八葉蓮，共上下六層，從護城河引水而入，供浴者使用。

波崙納瓦有蘭卡最巨大莊嚴的大石佛。位於聖都北方的加魯威哈拉寺現已殘破不堪，僅存基座，原有的聖殿已不見，徒留大佛暴露室外，共有二尊坐像和一尊臥佛。在長時間的風吹雨淋，這些大佛像皆流露出本來石頭漂亮的紋理。

根據小史記載，佛像是波羅迦摩巴忽王所作，大臥佛全長十三點四公尺，其旁邊一座隻手交叉撫胸的立像高七公尺，有人認為是「悲傷的阿難」，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認為整個髮型衣服皆非羅漢像，而是如來的特徵。當時兩件作品分屬不同的兩間寺院供奉，如今木殿已毀才造成相鄰為伴的錯覺，此立像應是「悲憫眾生的如來」。

大佛旁邊的岩壁上另有兩件佛陀坐像，石腿盤在左腿上，雙手安放腹下呈禪定印，雙眼微視下方緊閉咀唇。

後方彫刻精美的寶殿式光背及各種蓮花蔓草圖案。

這些大佛延續了印度笈多王朝鼎盛雕刻風格，有一頭簿簿的螺貝卷髮，緊身的平行衣紋。精巧的手藝表達了佛的沈靜，是蘭卡島上最優美的巨件。

在布多拘爾寺北方岩壁一件巨大白石雕刻，據說是波羅迦摩巴忽一世的肖像。頭戴王冠，有鬚鬚，虔誠的雙手

執貝葉。也有人說是寫定的佛陀像，無論他的主題是誰，無疑是一件偉大的雕刻作品。

除了佛像彫刻，石柱的裝飾及佛塔聖殿的雕刻也都脫離了阿努拉達·普拉時代的簡樸。佛塔中的基座有各種動物——象、牛、獅等，也有表示財神的不同姿勢的小侏儒，造型相當有趣。其他花卉圖案也皆相當豐富。守護神石上的天神雕刻也保有印度風格，他們兩人左右成對，頭頂有蛇形，是蛇王阿難陀演變成佛教護法神，手執吉祥壺，上插滿蓮花。

波崙納瓦時代有相當多的壁畫殘片，保存最好的是蒂梵卡、皮利馬格寺，或稱為北寺、三段屈寺。此寺完成於波羅迦摩巴忽三世（1236—1270）。壁畫很大，分2—3段，以佛傳、本生談為主題。

壁畫的製作是在底部塗白灰，再用紅色顏料勾出輪廓，最後再加紅、黃、綠，產生各種不同的色調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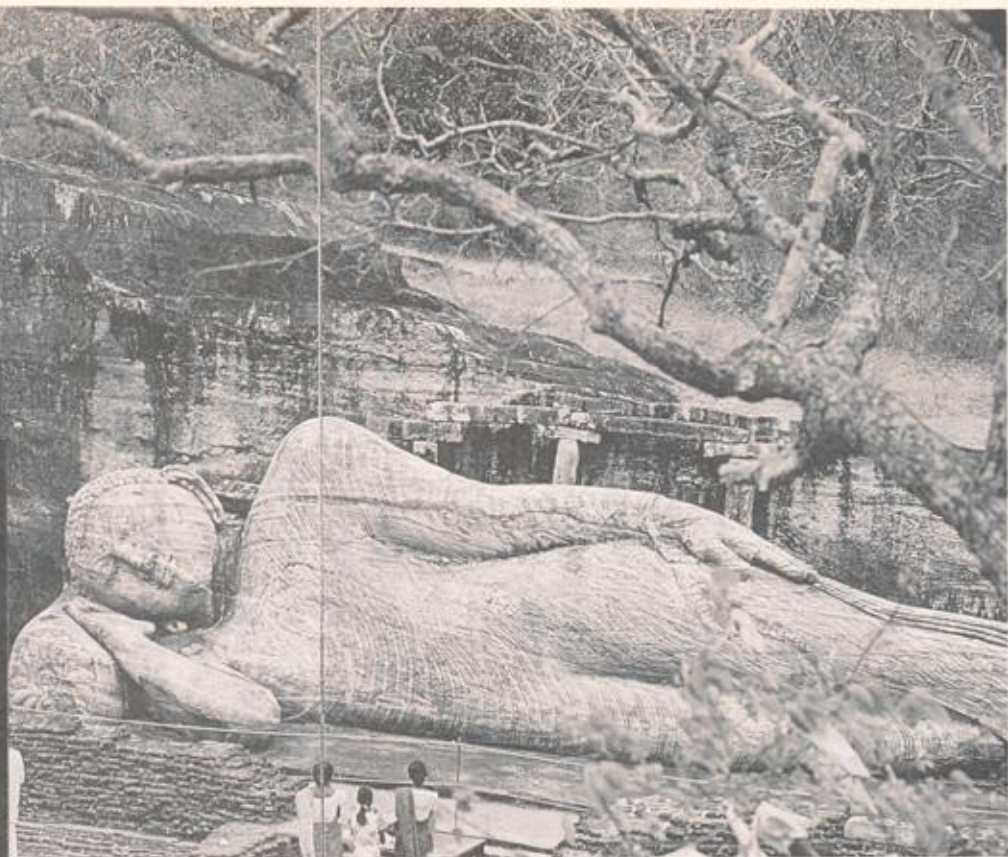
這些繪畫佳作在印度已喪失活力的同時，成為繼阿光塔壁畫後的最後庇護所，也是蘭卡島上藝術的重現。這些技巧在往後的近代寺院壁畫中被保留了下來，成為蘭卡藝術的特質。

檀巴德尼耶王朝

當摩伽在羅閣羅多地區展開殘暴的統治下，其他地區保有一部份僧詞羅族的反抗。這其中以檀巴德尼耶（Dambadeniya）地區的維蘭耶巴忽王子最成功。

他的出身並不太明確，也許他的祖輩和維蘭耶巴忽有某種婚姻的關係。年青時候生活於森林中，逐漸降服了各

臥佛是小乘佛教時代最喜愛的題材，本件作品長四六·四呎。



地區勢力。當時保護佛牙舍利和佛遺體的僧人，將聖物從波密納瓦擄出，王子將聖物藏于寺中，以使他合法的取得宗教和法律上的統治默認。他以高齡登位，只有四年時光（1232—1236），正是摩伽統治波密納瓦第十七年。稱維蘭巴耶三世。

繼位的是他長子波羅迦羅摩巴忽（1236—1270），他以保有佛牙舍利稱王自居，一心想當全島君王。他集合了所有的軍力包圍波密納瓦，將摩伽的軍隊打敗，摩伽到底是被殺或被俘並沒有詳細記載。從一二一五年佔領波密納瓦到一二五五年退出為止，總共有四十年之久。此後馬來人的勢力終於退出蘭卡島。

波羅迦羅摩巴忽在位二十六年，晚年病魔纏身，及立其子維蘭巴忽四世為王，但囑付其未竟事業——完成大塔的修復和到波密納瓦舊都去舉行加冕及受戒。

維蘭巴忽四世並未如願行事，因為一支馬來的強敵正登陸，他就是梅陀羅婆拏（Candrabhāna）這是他第二次的騷擾。他的軍隊也包含珠羅人和黎底耶人的傭軍。可惜天不從人願，梅羅婆拏在此次戰役中喪生。

解除了馬來人的危機後，維蘭巴忽四世即前往阿努拉達·普拉修復大塔，也在西元一二六二年前往波密納瓦為其父完成了加冕盛典，並修復古都的各式建築。一二七〇年，老國王在位三十五年後接受了比丘是足戒的儀式後便去世了。結束了被史學家讚譽的「全知文學博士」的一生，因為他對文學和宗教有相當偉大成就。

維蘭巴忽四世繼其父志在檀巴德尼耶登王，他個性

溫文儒雅、和慈悲待人，有「菩薩」的雅號。

在正式登位的第二年（西元一二七〇年）一位叛軍彌多將軍謀殺了他，但叛軍隨即被殺而制止了叛亂。

國王的兄弟布伐奈迦巴忽（Bhuvanai Kadahu）被立為王，但是國家仍然受到各方的威脅，國王不得不為了安全防衛的理由將國都遷往耶波弗呼伐（Yapahuva）。他在任內展開了對外的海上貿易，和阿拉伯人建立貿易關係，也遣使到埃及開羅。在位十二年後逝世（一二八四年）。

國王逝世後，國內局勢混亂，南印度槃底耶人乘虛而入，攻入了耶波弗呼伐，奪走了佛牙舍利。繼位的波羅迦羅摩巴忽三世（1287—1293）不得不底聲下氣到南印度取回聖物，在槃底耶人的「保護」下，執政於波密納瓦，成為波密納瓦的末代皇帝。

布伐奈迦巴忽二世與國王不合，率軍入城奪走了佛牙舍利，攜回庫魯內加拉（Kurun galga）登位（1293—1302），國都也設在此地。九年後，他的兒子繼位，王號波羅迦羅摩巴忽四世，他是庫魯內加拉的末代皇帝，在位期間曾對文學、宗教大力提倡與保護。一三〇二年，國內發生大叛亂，首都淪陷而結束了庫魯內加拉的統治。

甘波羅王朝

檀巴德尼耶王朝最後一代王維蘭耶巴忽四世到底是如何被消滅，史上並未有詳盡的記載，也許是受到北方的壓力吧！

斷斷續續的史書及銘文中得知，一三五一年之前，應是維蘭耶巴忽五世掌政於庫魯內加拉，布伐奈迦巴忽四世

執政於甘波羅。

十四世紀除了甘波羅政權外，尚有羅依伽摩的阿羅吉濕婆羅，在查夫納的阿利耶·遮迦羅伐爾帝，形成三大政治勢力。其中以阿利耶·遮迦羅伐爾帝的軍事和資源最為優勢。

阿羅吉濕婆羅了擺脫查夫納政權的控治，找到了一個適當的地點從事軍事建設，這就是「科提」（Kotte），意為「要塞」，在完成建軍後，將阿利耶·遮迦羅伐爾帝趕出甘波羅王朝的統治區。

布伐奈迦巴忽四世後，接繼者是布伐奈迦巴忽五世。被逐的阿利耶·遮迦羅伐爾帝從印度珠羅國得到軍力，並以海陸大軍直逼王都。逼使國王逃到羅依伽摩的高山避難；最後還靠阿羅吉濕婆的力量擊敗來軍，使國王得以保住甘波羅。阿羅吉濕婆也受到最崇高的讚揚。

往後甘波羅王朝由維伽羅摩巴忽三世（1357—1374）和布伐奈迦巴忽五世（1372—1408）執政，但真正的政治幕後人物，卻是阿羅吉濕婆的兒子——阿羅伽拘那羅。

十五世紀初，中國明朝皇帝明成祖在永樂年間，派遣了鄭和、下南洋，西元1405—1407年間，第一次登陸蘭卡島，受到維羅、阿羅吉濕婆的敵視。一四一一年再次登陸，雖然遭受蘭卡人的反抗，但最後還是將其國王虜獲送回中國，但明朝皇帝卻又禮遇待之，並送返蘭卡。

老國王率隊返蘭卡島，新國王偽裝恭迎，但是一夜之間，就將其殺死。

科提王朝

當中國明朝鄭和俘走布伐奈迦巴忽五世，乃「命擇其族之賢者立之，有「邪把乃那」者，諸俘囚咸稱其賢，乃遣使齋印誥、封為主」。

「邪把乃那」後來被稱為「不刺葛麻巴忽刺批」就是一四一二年即位的波羅迦羅巴忽六世。

國王是前維蘭耶巴忽五世之後裔，他受中國海軍的支持，掃平山地亂軍，在海邊的科提（Kotte）稱王。並且重建此城及一座佛牙寺。初期國王並不太熱心與中國強權的友好關係，但當鄭和再次被派往來「撫諭其國」時，他不得不多次派遣使者向中國朝廷進貢。

此時印度德干高原的維蘭耶那伽羅帝國渡海侵略，但蘭卡王勇敢的作戰而獲得偉大的勝利。

同時波倫納瓦王朝以來的國內紛亂，也因為國王領軍征服查夫納而獲得了政治的統一，阿利耶、遮迦羅伐帝逃亡後，其眷屬皆被俘往科提。

波羅迦羅摩巴忽六世結束了長久的分裂，其統治時間長達半個世紀，國內一直維持和平的局面。他建立寺廟，支持僧團，贊助文人，也佈施佛教之外的婆羅門。這些善舉，使他成為蘭卡歷史有名的國王之一，也榮獲了「菩薩化身」的美譽，深得百姓愛戴。



蘭卡島內有許多的大佛古蹟被保留下來，這尊叉手的立像高二二·九呎。

長壽的老國王逝世後，其兒孫有短暫的爭位，西元一四六七年，布伐奈迦巴忽六世（Bhuvanikabahu VI）繼位。在位的八年間是一個多難的時代。多次來自各地的叛亂雖然皆被撲滅，也皆赦免了叛軍領袖，但國力大減。布伐奈迦巴忽逝世，由其子繼位，號波羅迦羅摩巴忽七世，只當了三年就被老國王之弟進兵弑身而並代之為王亡，是即波羅迦羅摩巴

斯里蘭卡佛教

忽八世。一直到一五〇五年，葡萄牙人登陸蘭卡為止，蘭卡終於落入歐洲強權之中。

宗教

維蘭耶巴忽三世結束了摩伽王時代的紛亂。因為戰亂使佛教徒顛沛流離，也使教團鬆散。國王於是命令三位長老僧伽羅揭多、摩訶沙彌、彌檀迦羅三位重整組織。一二二二年頒佈了法令，國王及繼承者必須布施財物給僧團，使其安心於學術和精神修養。分發大量的佛書，禮請其他佛教高僧弘法。

一二六六年，波羅迦摩巴忽二世時代又開了一次僧團會議，立下了名叫「檀巴德尼·迦帝迦伐多」的文件，一則驅除不良比丘，一則釐訂新規，保護僧團財產，防止個人為私利布施。僧家設有「摩訶沙彌」，再下設「大長老」，其下有各分支領袖，各學院首領。其高職必由國王核准。

十四世紀中葉，僧團領袖採用「僧王」的號，大直至今。一九九一年，筆者拜訪佛牙寺，曾晉見今日僧王，並獲其首肯得以親入佛牙舍利內殿參拜照相。

蘭卡佛教因長期保有上座部佛教，在其他佛教國家中地位甚高，紛紛派遣僧人前來朝拜聖地及學習。

一三六一年，暹羅王曾禮請僧人前往該國設立僧團、一四二五年，緬甸、暹羅、柬埔寨的中南半島諸僧人紛紛前來學習佛典及受戒，返國後也建立僧訶羅僧團的宗教組織。

元代宮廷宗教大盛，一二八四年間也曾派使要求得到

佛牙、聖鉢等聖物。蘭卡佛教團一方面滿足了元代皇帝忽必烈的要求，一方面也保住了聖物。

在大乘佛教及進入蘭卡後，菩薩也被接受信仰，一直到十三世紀之後被人遺忘，目前一直以天神稱呼之。當前許多古蹟中可發現觀世音、彌勒、千手觀音等彫刻。除了本師釋迦牟尼佛，其他佛像皆以天神稱呼，包含了印度教神像。如大黑天、喜天、白在天（濕婆），騎孔雀的韋馱天也皆在民間被接受。

本時期的重要文學有十二世紀的「頂飾寶石詩篇」，以「矩奢本生經」為詩篇故事。「供養史」是佛陀布多羅長老的作品，記述關於佛陀所受尊敬和供養的一些故事以解釋「佛陀」被稱「阿羅漢」的意義。在教義的解釋方面另有巴利文的「妙法莊嚴論」；其他晚期有假借動物向天神為國王求福的祈禱文等「天鵝神示集」、「鴿子神示集」、「鸚鵡神示集」、「杜鵑神示集」。這些動物皆是蘭卡佛教中神聖的動物，被彩繪、雕刻在寺院中。

建築與雕刻

木時期歷經幾個王都，耶波弗呼伐、庫魯內加拉、科提、羅依伽摩皆有城牆、城門、壕溝的大量遺蹟。一些佛寺、聖殿、佛牙寺也皆只剩一排排的石階。

一三四四年，僧王在坎底建有一座高四十呎、長七十八呎、寬三十七呎的聖殿，以供奉坐佛，目前尚保留下來；更多的地區有名的寺院在葡萄牙人的破壞下，只剩一些斷瓦殘磚，尤其是古都科提，更一無所有，殊為可惜！

殘留的許多建築遺物，可看到許多的花卉圖案。天神

、舞女的半毀像。月石的雕刻已不似早先的半圓形，而在底部向左右延伸的更多圖形。也更雕刻了許多細節圖案。

此時期佛像作品保存下來的不多，在坎底的博物館有一尊銅佛，是本時期佳作之一。銅像採單盤坐姿，雙手結禪定印，在黑綠的古銅下，有大丈夫沈靜思慮的禪定工夫，雙眼微視眾生，已不為人間強權是是非非、你爭我奪所困惑。在保護得很好的玻璃框裡，筆者抑止激動的心情，非常虔誠的用相機為佛陀留下了一張歷史的見證。

近代的佛教

西元一五〇五年，葡萄牙人登陸蘭卡島，洋人帝國主義的強權對肉桂等香料的獨占，以槍炮武力壓迫蘭卡。他們提倡基督教，視佛教為異教徒，大力排斥。

在敵人的虎視下，王朝又遷往山中盆地坎底。王都以摩訶威利河為護城河，流經城東、北、西三側，自一五九二年開始，至西元一八一五年受挫於英軍為止。坎底歷經約二百年的黃昏王朝。

西那拉特王（1604—1635）眼見佛教日衰，從緬甸引入高僧弘法，創立了拉曼尼亞派；國王也對於旦普拉佛窟大事修復，費時三年，在第二窟六十五尊佛像披上了新裝後，國王親率王妃、王子參與盛典開眼儀式。

西元一六五八年，荷蘭人繼葡萄牙後統治蘭卡，一直到一七九六年為止。

威瑪拉旦·馬索利亞二世（1687—1707）為了復興佛教，再次從緬甸聘請三十三位高僧前來錫蘭島。

西利威加耶·拉加西王（1739—1749）也有從緬甸及

泰國引入小乘佛教。

基提西利·拉加西哈（1747—1782）特派大使團到泰國，泰王特別送了十位高僧及已流失的佛典、黃金佛像給國王，此後又陸續到來的泰國僧人延續著小乘佛教的香火。

最後一位僧訶羅國王是西利威卡瑪·拉加西哈（1798—1815），此期間英國勢力已控制了蘭卡（1796—1948）。國王被英人所廢，蘭卡成為英國殖民地。

西元一九四八年，錫蘭脫離了英國人的統治，結束了幾乎被毀掉佛教的夢魘，改國名斯里蘭卡，形成近代的民主國家，設首都可倫坡。

斯里蘭卡目前依然以佛教為主要信仰。全國對比丘眾絕對的尊敬，比丘也致力於正法的維護，堅守戒律；其對於佛典的研究在國際中佔了很大的地位。

斯里蘭卡延續自上座部佛教，嚴寺戒律，以發揚佛陀精神為目標。「釋迦牟尼佛」是唯一的信仰對象；菩提樹代表佛的正覺，佛塔代表佛的涅槃；三者是斯里蘭卡信仰不可分的信仰象徵。

歷經二千年的歷史更換，佛教曾在此鼎盛，也幾乎被洋教摧毀；而今蘭卡大力的擁護佛法、研究佛法，已為其佛教地位奠定了永恆的基礎。

斯里蘭卡佛教



南藏摘文

第三品 空 品

第二百二十一 空小經



錄自南藏

——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東園鹿母講堂。其時，恰尊者阿難於晡時，從獨坐起，（往）近彼世尊，近已，禮拜世尊，坐於一邊。坐一邊已，尊者阿難，如是白世尊：「然，世尊！一時，世尊住釋迦族之間。有名爲那竭羅迦釋迦族之一村。

於彼處，世尊！我於世尊之眼前聞、眼前得受：『阿難！我今多住空住。』世尊！我如何以此善聽、善受、善作意、善憶念耶？」

「然，阿難！汝以此善聽、善受、善作意、善憶念。阿難！以前至今，我亦多住於空住。譬喻此鹿母講堂。關於空無象、牛、馬牝馬、關於空無金、銀、關於空無男女之集會也。然亦有不空。即唯此比丘眾之一緣。阿難！恰如是，比丘不作意色想，不作意人想，唯作意林想之一緣也。於林想，彼心乃勇躍、欣喜、定立、解脫。彼如是知：『若緣色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者。若緣人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者。然而，是有彼患惱，即唯林想之一緣也。』」彼知：『其彼想類之依色想是空也。』知『其彼想類之依人想是空也。』然又（知）『有此不空，即林想唯一緣。』如是，凡於此所無者，對此，以徧隨觀其空。而於此有餘者，其存在即知爲『有此。』如是，阿難！又彼思惟：『此如實性、不顛倒、清淨是空類也。』

而復次，阿難！比丘不作意人想，不作意林想，唯作意地想之一緣。於地想，彼之心勇躍、欣喜、定立、解脫。阿難！譬喻牛皮以百支之針，止住其伸張。阿難！恰如是，於此大地有昇降之坡路、河之難步，有簳、荆之處，高山，此等悉皆不作意，唯作意地想之一緣。於地想，彼之心勇躍、欣喜、安立、解脫。彼如是知：『若緣人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若緣林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然而，是有彼患惱，即唯地想之一緣。』彼知：『彼想類之依人想是空。』知『其想類之依林想是空。』而又知『有此不空，即唯地想之一緣也。』如是，凡於此所無者，對此

，徧隨觀其空。而於此有餘者，其存在即知『有此。』阿難！如是，又彼思惟：『此如實性、不顛倒、清淨是空也。』

而復次，阿難！比丘不作意林想，不作意地想，唯作意空無邊處想之一緣。於空無邊處想，彼之心勇躍、欣喜、安立、解脫。彼如是知：『若緣林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若緣地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而有彼患惱，即唯空無邊處想之一緣也。』彼知『其想類之依林想是空。』知『其想類之依地想是空。』而又（知）『有此不空。即唯空無邊處想之一緣。』如是，凡於此所無者，對此，徧觀其空。而凡有餘者，其存在即知『有此。』如是，阿難！又彼思惟：『此如實性、不顛倒、清淨是空類也。』

而復次，阿難！比丘不作意地想，不作意空無邊處想，唯作意識無邊處想之一緣。於意識無邊處想，彼之心勇躍、欣喜、定立、解脫。彼如是知：『若緣地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若緣空無邊處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然而，有彼患惱，即唯意識無邊處想之一緣也。』彼知『其想類之依地想是空。』知『其想類之依空無邊處想是空。』然而（知）『有此不空，即唯意識無邊處想之一緣也。』如是，凡於此所無者，對此，徧隨觀其空。凡於此有餘者，以其存在即知『有此。』阿難！如是彼思惟：『此如實性、不顛倒、清淨是空類也。』

而復次，阿難！比丘不作意空無邊處想，不作意識無邊處想，唯作意無所有處想之一緣。於無所有處想，彼之心勇躍、欣喜、安立、解脫。彼如是知：『若緣空無邊處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若緣識無邊處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然而，有彼患惱，即唯無所有處想之一緣

。彼知「彼想類之依空無邊想是空。」知「彼想類之依識無邊想是空也。」然而，又（知）「有此不空，即唯無所有處想之一緣。」如是，凡於此所無者，對此，徧隨觀其空。然而，凡有餘者，其存在即知「有此。」阿難！如是彼思惟：「此如實性、不顛倒、清淨是空類也。」

而復次，阿難！比丘不作意識無邊處想，不作意無所有處想，唯作意非想非非想處之一緣。於非想非非想處想，彼之心勇躍、欣喜、定立、解脫。彼如是知：「若緣」識無邊處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若緣無所有處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然而有彼患惱，即唯非想非非想處想之一緣。彼知「彼想類之依識無邊處想是空。」知「彼想類之依無所有處想是空。」而又（知）「有此不空，即唯非想非非想處之一緣。」如是，凡於此所無者，對此，徧隨觀其空。而凡於此有餘者，其存在即知「有此。」阿難！如是彼思惟：「此如實性、不顛倒清淨是空類也。」

而復次，阿難！不作無所有處想，不作意非想非非想處想，唯作意無想心定之一緣。於無想心定，彼之心勇躍、欣喜、定立、解脫。彼如是知：「若緣無所有處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若緣非想非非想處想，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然而有彼患惱，即以此命為緣，緣其六處身。」彼知「彼想類之依無所有處想是空。」知「彼想類之依非想非非想處想是空。」然而又（知）「有此不空，即以此命為緣，緣其六處身者也。如是，凡於此所無，對此，徧隨觀其空。凡於此有餘者，以其存在即知「有此。」阿難！如是彼思惟：「此如實性、不顛倒、清淨是空類也。」

而復次，阿難！比丘不作意無所有處想，不作意非想非

非想處想，唯作意無想心定之一緣。於無想心定，彼之心勇躍、欣喜、定立、解脫。彼如是知：「此無想心定是有為而所思惟也。然而知凡彼有為而所思惟者，其為無常、滅法。」依如是知、如是見，彼之心由欲漏解脫，（彼）之心由有漏解脫，（彼）之心由無明漏解脫，解脫之時即解脫智生、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不更於此處生。」彼如是知：「若緣欲漏，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若緣有漏，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若緣無明漏，雖有任何患惱，今亦無所患事。然而有彼患惱，即此命為緣，緣其六處身者也。」彼知「彼想類之依欲漏是空。」知「彼想類之依有漏是空。」知「彼想類之依無明漏是空。」然而，又（知）「有此不空，即以命為緣，緣其六處身者也。」如是，於此所無者，對此，徧隨觀其空。而凡於此有餘者，其存在即知「有此。」阿難！如彼思惟：「此究竟無上之如實性、不顛倒、清淨是空類也。」然，阿難！凡過去世之諸沙門、婆羅門，雖於成就任何究竟無上清淨空住，但彼等於一切應未成就究竟無上清淨空住。阿難！凡未來世之諸沙門、婆羅門，雖成就任何究竟無上清淨空住。阿難！凡即今之沙門、婆羅門，雖成就究竟無上清淨空住，但彼等於一切還未成就究竟無上清淨空住。是故，阿難！我應成就究竟無上清淨空住，汝等應如是學。」

世尊如是說已，歡喜之尊者阿難，隨喜世尊之所說。——



漢譯南傳大藏經

律藏五冊已出書！



電話：〇七五二二三三六

帳號：四〇三七六九六七

郵政劃撥：妙林月刊雜誌社

《中國佛教史系列》

帝王如來



蘇永吉

前言

所謂「帝王如來」是指佛教在中國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殊現象，佛教自印度本土向外傳播，約莫可分為兩路；其一為北傳中亞，其二為南傳錫、緬等地，不論傳播到任

何地方都會出現隨附地方色彩的情形，這其實是由於佛教僧團並不是個一統性的組織而是個自分散、宗派林立的緣故，但是觀夫佛法的流行各地，或有時間性、或有地區特性，但是具有深刻而明顯的朝代性的只有中國。

帝王霸業·如來家業

由於中國的霸權主君臨天下、朕即國家，一句話、一個動作，要民生則民生、要其死則民死，權力的範圍幾乎可以呼風喚雨，在世界史上；各地都有王權、皇帝的存在，但是要大至像中國的皇帝這般享盡優渥、權大如天的例子還真是少的可憐。由於王權無邊，甚至連佛家沙門的發展都得「依王而生、依權而立」，甚至在任道林之復性書中甚至說：「王即如來，王公為菩薩」，帝王自許為天下第一人，自以為能代菩薩之位而左右眾生，如果王權喜好佛教；則宏麗玉宇、明燈萬立，若否之；則焚經廢僧、力創連根，一個個朝代的王權喜好不同，中國皇帝又皆有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觀念及作法，所以沙門弘法就在波瀾裡隨著浪起、隨著浪謝。」

喜好佛法的皇帝如隋文帝的興佛，隋文在波瀾之中復興佛教，除了國家政策之外，重要的是個人的喜好；文帝在五三八年下令正月、五月、九月的六齋日禁止殺生，並創建延興寺、淨影寺等道場，而且以七僧誦讀一切經為月例、親受菩薩戒而自稱為菩薩戒弟子皇帝，五三九年時，釋囚二萬五千人、減免死刑者三千七百餘人，並納曇延八關齋戒，如此不遺才力的推動佛教，並以自身做則，通常這種君王所好所惡的例子時常會影響民之所喜惡，不過影響不大就是。

奉佛喜佛的例子還有如晉王廣，晉王廣護持佛法雖是一樣有國家政策的走向，但是在揚州所設的千僧齋會中，晉王於盛壯典儀中受菩薩戒之後，在其與天台智顗之書信

往來中自稱「弟子總持」，並尊稱智顗為智者禪師看來，確實是虔誠的在奉佛；亦有如南朝梁武帝的三次捨身同泰寺等等，這些都是奉佛喜佛的君王，信仰的關係常常會左右他們的政策走向，減免肉刑、酷罰、田租稅，少征戰多養生等，君王懷有佛的慈悲對國家總是裨益良多。

毀佛、破佛，劣業作盡

可是君王若是不喜佛道那就真的是大劫來臨了；北魏太武帝的瘋狂毀佛就是一個好例子，太武的毀佛要從北魏太祖說起，北魏太祖道武帝於西元三八六年稱王，道武帝本身一直以漢文化圈的統治者自居，一切都以盡量漢化為施政的準繩，用漢人官僚、立儒學、安儒生，而對於已傳入中國的佛教他也一樣地接受，道武偶然覺得一位有行高僧——法果，並召請法果出任「道人統」之職，本來法果是想藉此因緣以事於國都、隨側君王的機會來繁榮壯盛佛教，冀望能藉此以君王的力量來大力推動佛教以收弘效，所以在當時法果就會經說：「王為英才，敏而好佛，似如來今世身，沙門應盡拜。」這裡不依國主難立佛法的心態雖然收弘佛之效，但是卻扭曲某些觀念，造成某些統治者之宗觀念上的專制衍生。

一直傳到太武之時，其時太武身邊的官僚中有名為崔宏者，崔宏之子崔浩精通律令、體制，足智多謀且通陰陽之學，在太武身邊為太武謀畫頗有作為，並深得太武的信任，西元四二四年北朝天師道教傳人寇謙之來到國都平城，傳說此人於河南嵩山修行多年，因蒙受太子老君的夢託而承天師之位，又得李譜文的神示，要他攜帶錄圖真經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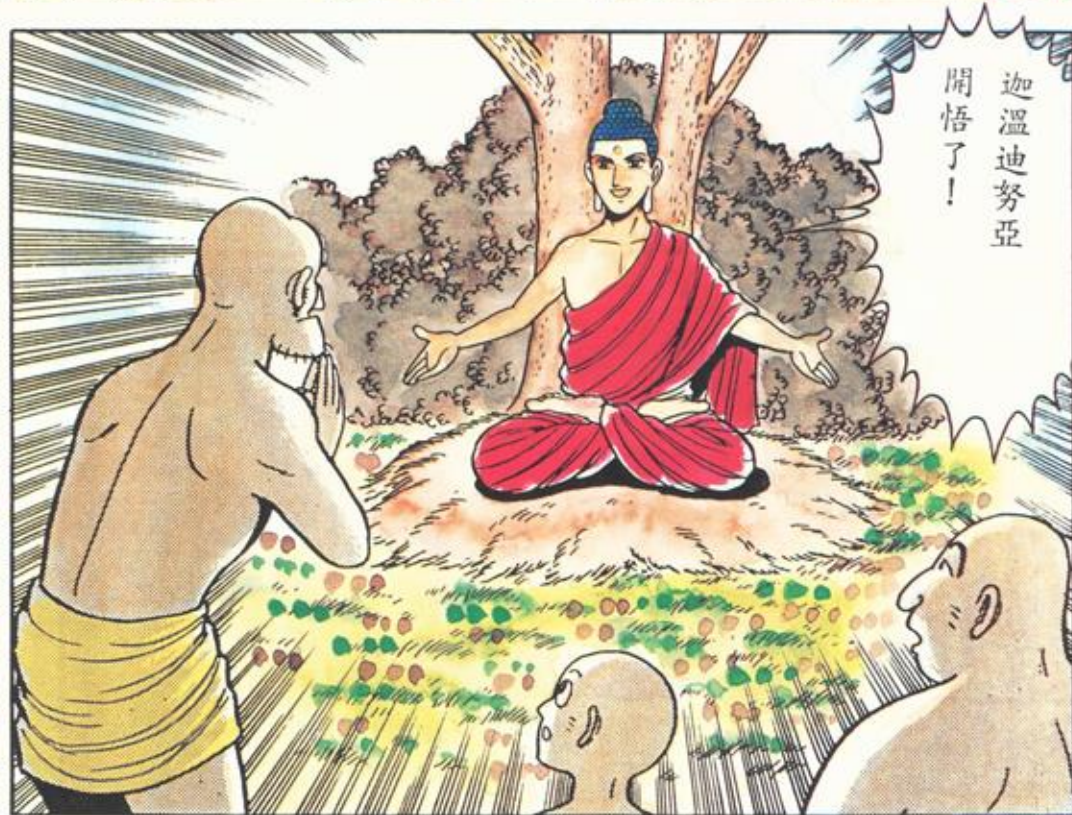
十卷往輔北方太平真君，成就天宮靜輪之法以成真仙，寇謙之來到北魏之後經過崔浩的間介而成爲國師，也就是皇上的老師；崔浩信奉道教，便與寇謙之聯手洗太武的腦，使他漸漸的厭佛，崔浩厭佛到了什麼程度？其妻郭氏見其親將家中郭氏所讀之佛書付之一炬，親見其完全化爲灰燼之後方才罷休，也因崔浩與寇謙之造惑，太武便下令所有沙門還俗，並且頒敕諸多的禁令；就在排佛愈來愈趨激烈之時，蓋吳作亂，太武親征率軍入長安城，有一天在太武四出巡察的時候，在長安寺院看見僧侶請蓋吳的部屬飲酌，太武覺得有異，便下令搜查，結果於長安寺內搜出一些兵器箭戟，太武知道後大爲氣憤，心想沙門竟然勾結叛軍與他作對，憤怒之餘不問青紅皂白便下令殺盡所有僧人並大搜查，後來確實發現寺內有違背法令的釀酒器，並屯積物資另有不軌；這下更令太武相信毀佛是對的，一句話下來，所有寺院依此例辦理，盡誅沙門、沒收寺產、焚毀佛經，沙門僧侶逢此劫難，躲的躲、逃的逃，有的乾脆隱遁起來，有的化身世間諸相默默的將佛法傳承下去。

另一例則是北周武帝，武帝當權之時則是佛教的另一個大災厄，在這裡有個關鍵人物——衛元嵩，衛元嵩本是沙門中人，還俗之後做出駭人之舉，上書武帝盡敘沙門、寺院之不可存，欲世治而盛，則必先毀去寺院、廢去寺僧；其意約莫如下：「如廢其沙門、寺宇，方爲我佛之真意，觀夫沙門寺院盡引人入邪，然，何而爲真佛之心？蓋盡廢僧、寺另立一平延大寺，此寺四方無邊，盡沒於日出、日落之地，亦即爲君王之疆土，以四海之地爲道場、以君

爲真佛，世朝昇平、百姓和樂；況於聖賢之時（指堯、舜、禹、湯等）何來寺僧之制？然四海並治、世茂茂然，夫梁興佛而亡、夫聖朝無佛而興，欲國隆而俗美之策，盡廢佛也。」

當時武帝並沒有任何行動，不過這樣的上書已經在他心裡種下了廢佛的念頭，西元五七二年，武帝爲了消滅北齊，採富國強兵的政策，對於自己力行樸素、刻苦耐勞，並解放了所有的奴隸使之生產，在此全國總動員的時刻，那龐大的僧團、寺產、田地東立在世俗之外，在武帝看來，那根本就是肉中之刺；既不參加生產、寺地田產又不能動而爲國家之用，此時不廢更待何時？爾後終於在建德三年宣告了廢佛令，令凡佛、道之教團、經典、肖像皆毀、沙門、道士還俗，凡越儒教所載之神廟皆毀！「此後爲數約四萬座的寺院成了王公大戶居所，數百萬之僧眾盡入戰陣，佛像、經典、寺產無一倖存，本來經太武帝毀佛之後漸漸茁壯復興的佛教就因此而消逝，雖然沒有斷根，不過由於武帝廢佛做的過於徹底，使得佛教只剩一絲息氣了。

帝王之力凌駕宗教之上的，大抵只有中古時代的歐洲以及中國有此情形，而欲取宗教之上位而代之的想法幾乎只有在中國明顯而頻繁，起伏的差距非常大，繁而齋僧百萬金、枯而夕陽落日、寺僧四處竄逃，宗教完全在王權作用下生存，不過在枯盡之時，幸而有心人士竭力的保留其微火餘脈使之能壯盛復興，才不至因劫而逝、斷送在中國之延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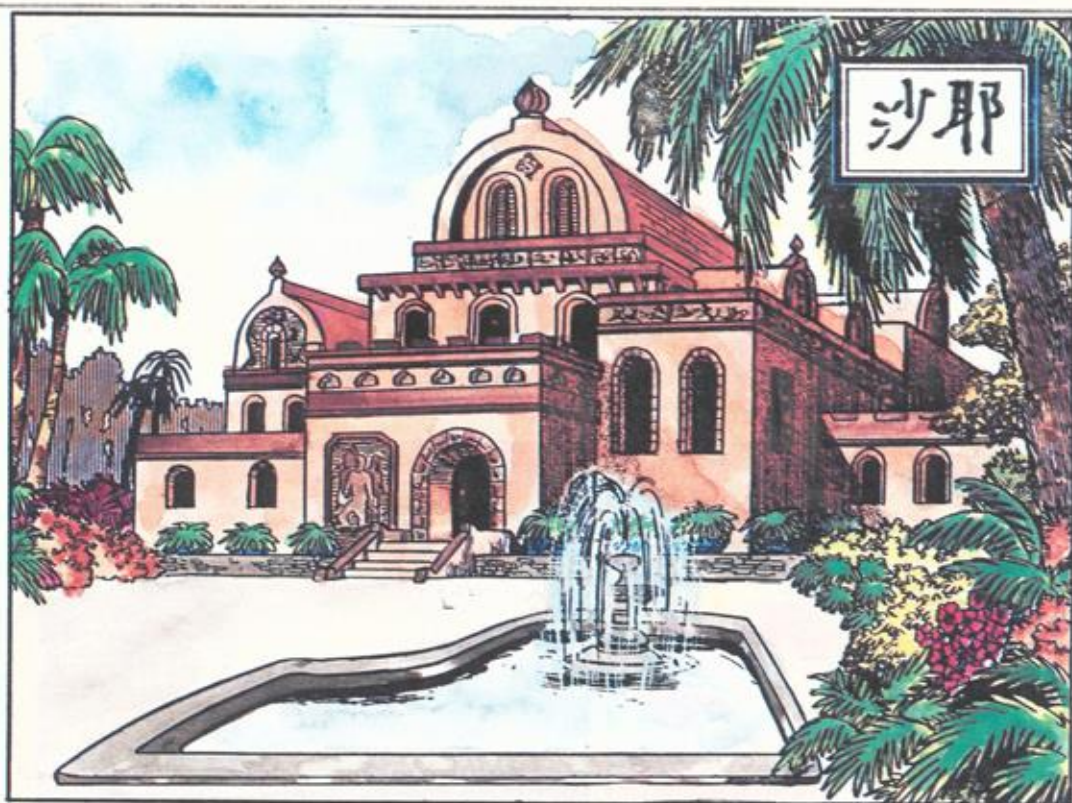
芝城太郎——漫畫
妙林編委會——編



迦溫迪努亞
開悟後，
其他四人也相繼
的得到開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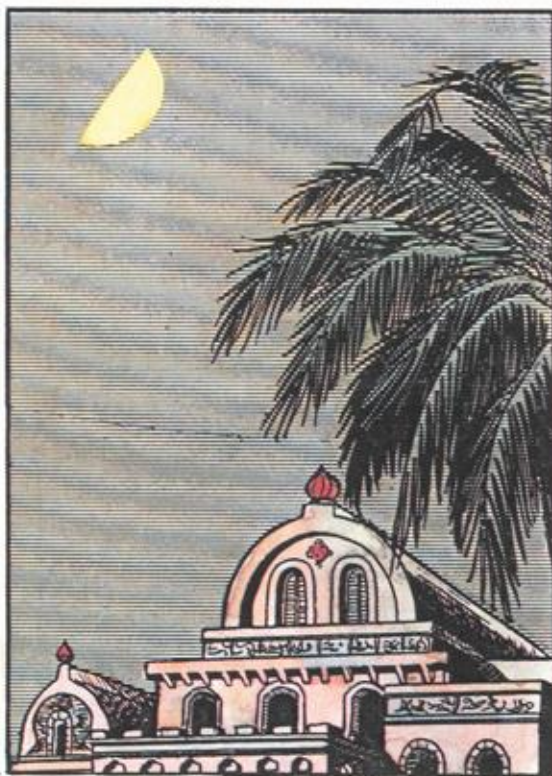


就這樣，五個人
成為佛陀最初
的弟子——



哈拉那國的
大富豪有一個
叫做耶沙的兒子。





(待續)

念珠集

曲屈

《妙林雜文》

蘇永吉

山峰與那溪流乃是兩位從無長言，但端受命運之安置造作而不得不鎖日處在一起的兩個人，光陰如雲水般的逝去著，那山峰與溪流依然面面相覷無言以對，某日，狂風交集，雨似傾盆，那溪流承載不住而在山中四處狂竄，每逢山石峭壁，必波瀾四起，水花滿天，此時，溪流終是禁它不住，對著山峰嘶聲道：「山峰啊！君不見那山雨浸灌我，狂風簸颺我，激我，見盪我？何不撤移峭石，利我於行，君何故以我為矢的，傷我遍體？平居之時，偶有激盪，忍君已久，君可

知我所受屈難？」此時山峰靜默須臾，和聲道：「溪流啊！此風狂雨暴之時，吾與汝均陷苦難之中，峭石所在誠屬必然，若撤移峭石，則急湍四下無擇必禍及他人，平居偶有激盪非吾所意啊！」如此一來一往於狂風雨作之中，聲嘈嘈然，此時，命運開口說道：「溪流啊！君謂已對於山峰容而忍之，偶有激盪謂之曲難，然，君可知日行月進，逝者如斯，君之流水不舍晝夜湍行於山中，日消夜磨，那山可曾怨尤於你？」溪流聞之默然；命運又言：「君知己之屈難，不知山之屈難，偶有恃意，發為憤怒，易見於己，不見於人，今聞吾

坦然言，君之容忍較之於山，終有幾何？」

七色彩盤

有人說：「不管你的生命如何，三十歲以後的日子要用來覺悟！」昔日乍聞，不解其意，恍惚之中只覺得此為消極之清談，既是「清」字當頭，必也無為、無為的，浮生如影、談笑間，轉眼白髮，而立之年正當光華，正是大刀闊斧、披荊斬棘之時，一至而立，日子用來覺悟，似乎玄遠的意味大於現實，何況「覺悟」似乎給人「棄捨」的意味，似乎帶有「萬事無休，何年是徹」的味道。

但是生命中有太多的起起落落，旭日東昇給予無限的美好，清新的陽光遍灑各處，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一點一點的美好，正象徵著生命的得意與壯盛，起伏伏乍現夕陽，雖然無限美好，可惜已近黃昏。看盡了無數起落，歲歲、月月、年年的潮來潮去，愈來愈多的人想要了脫一些什麼，急著要省悟一些什麼來知道安身立命的憑藉，在現實的挫折中尋求完備自己的秘方；覺悟，或許是遙在胡越，渺不可及，但若是如此立身有心、時時存在自我的叮嚀，以持應有之心，為應為之事，則立身處事應當不致有悔。

覺悟是無為嗎？日光皓皓莊嚴美好，受世人敬仰、傳頌，那雨後的彩虹絢爛的現出它的七個顏色，不經調和精粹的過程，那麼，紅還是紅、黑還是黑，執著還是著，迷惘還是迷惘，就言樣默默的隨著生命起，隨著生命長終，熟為無為？

覺悟是棄捨嗎？欲有所得自必有所棄捨，棄捨無明，棄

捨根性之病，捨棄所應棄去之心，則行於己，於人，其行曲治，其義曲適，其生不傷，故欲為大巧則在所不為啊！

覺悟是消極嗎？如果這樣的悟算是消極，那迷妄如我，常抱「百歲光陰一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來，明朝花謝，急罰蓬夜闌燈滅」之思，自許切於世際，實則又覺得著了什麼？

莫求

心靈上與實質上的順安與快樂可以稱之為幸福，人人都權利追求他所渴望的幸福與安適，有的人冀求得一柔順之美眷則此生別無它求，有的人以追求功名成名就，財物與權位為幸福，有的人渴望能過著華麗多彩、充滿注目與肯定的日子；有的人就只喜歡鐘鼓山林的清淨天，愈樸實無華的生活，他愈是充滿生命活力，幸福有很多種，人人選擇不同，追逐幸福的動機是求，但，是否是一種理想化的欲貪；很難說；沒有目標、理想的人生要憑藉什麼存活？縱使是清心寡慾的修行生活也是為成就無上智、渡化眾生，也是一種目標、一種理想，在心靈上，對他來說這就是無上的幸福。

但是追逐幸福的同时，往往會忽略了相對的責任，通常擁有一種幸福可能就必須盡十樣的責任；例如有了美眷之後如何才能負起一家之主的責任，這個責任就相當大，想要有名祿權位也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如何在追逐的過程中問心無愧不致下流，坐臥得安，不趨惡以全自行，不從枉以不生邪事，不致枉招速禍，便是對自己良心、父母、家庭所負的一個大責任；想要清淨天的福慧也要有我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與一肩挑起如來家業的擔當，持大慈悲的心懷謹言慎

行，求法但求精承佛陀之法，弘法但求正信無偏，以及擔負以無類憫懷擁抱眾生痛苦的責任，能負這樣的責任便能真正的成就梵行，成就真智而渡化眾生，這個責任可謂至鉅。

忽略了責任，幸福便如曇花之須臾現；不要只求幸福，而忘了我們的責任。

言語

有的人得了理字便不饒人，有的人沒了理字還不饒人，一定得唇槍舌劍的言語上蓋盡，刁盡他人才會罷休；這樣子不太好，在心理學上通常這種人只有兩種可能：一是自卑心作祟，只有從壓制別人的行為，語言中才能自我肯定，得到滿足。二是好鬥成性，容易有恨，私我心很重，如果把他生命中與他人的爭執抽掉，那大約有三分之二的生是空蕪的。另有些人喜歡是非造謠，想必當學生之時最拿手的便是

「是非」題，有人造了謠就有人喜歡傳；這樣子實在是不好，話說這二種人是頂聰明的人，因為他們相信二人合心其利斷金，只要繼續努力造、努力傳，相信天下終無安寧之日。有的人說起話來喜歡炫耀，炫耀己之長，而且不遺餘力的炫耀人之短，或炫耀財富、權位，要說這樣的人實沒什麼不好，至少不會有謙虛的壞習慣，只是走起路來怕會腳重而頭輕，因為腦子是空的。

有的人以自己口舌敏利，善辯論而做人，而多數的人也容易被善言詞的人所吸引而忽略那不善言詞的人，其實不善言詞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孔夫子也說古人詞寡，躁人詞多；有的人言巧詞敏，滔滔不絕，顏色溫悅，卻是必須特別當心的人。

【醫學專欄】

心臟之疾病症狀

法洲

治療

頸動脈竇壓迫的情況就如同眼球壓迫之一般因於迷走神經，過於緊張的時候，則大多會停止，習慣了

的患者會知道以自己的方法制止，其他如飲冰冷的水，亦有捶捶背部，前彎腰屈背等方法來治療，醫師們會教導這些方法，由於以藥物治療時會使用比較強烈

的藥物，故應按照醫師之投藥使用。

心房纖維性顫動

指心房整體有如波浪般的搖動，而且是不規則的快速震動，有時每分鐘會達到三百五十至六百次的頻率，對應於心室，通常心室必須收縮成不規則的頻率，如一百至一百五十次，由於心室收縮不規則，脈搏也完全不規則，這種情況稱為絕對性不整脈，由心臟送出的血液每次的量都不同，量少時無法觸及脈動，所以心臟的拍動數和脈拍數也會不相同，這個稱為脈拍短絀，這種情形的次數越多，心臟的功能就被認定為越弱。

原因和症狀

在疾病性的不整脈中，有很多被看作期外收縮，原因是有瓣膜症或冠動脈硬化症的心臟病或巴塞多病的人很多，這種不整脈的顯現通常在有了上述的病症而病情惡化的情況下會出現。

訴動悸或胸苦痛，依於治療而心拍數達到近於正常時，症狀即會消失，但一般由於原來患有心臟病，所以會有不完全症狀之動悸與窒息的現象而且不太容易消除。

治療

療方則使用毛地黃、普魯卡因（醃）胺之藥物來治療，如果未能按照正確的服用方法服藥是非常危險的事，無論如何，務必遵從醫師的指示。依據巴塞多病患的例子，巴塞多病的治療如果成功，那心房纖維性顫動也可治癒，依據心臟病之由來，在於初期治療

上，心房纖維性顫動的情況可以回復到正常的步調，但若成為慢性症狀時，則不易治療。

有心房纖維性顫動時，心臟裡的血液容易凝固，所以有時凝固了的血液流到肺部或是腦部便造成血栓而引起肺硬塞或是腦血栓，會有突發性危險的情形出現。

房室傳導阻滯

由心房傳導來的刺激難於通過房室結，這樣的病症稱為房室傳導阻滯。

完全房室傳導阻滯是由於完全無法通過房室結，而造成心房與心室有個別收縮的節律，這種情形的心室收縮是因為由心室的自動中樞之刺激而來，心拍數可能會少至每分鐘五十左右，另一方面，刺激難於通過房室結時，會有慢慢地通過或是有時無法通過的情形，這一些都稱為不完全房室傳導阻滯。

不完全房室傳導阻滯有完全房室傳導阻滯之情況時，心室會馬上因為無法動作而致心室之功能突然停止而無法供給腦部血液造成失神，這種情形稱為亞當斯綜合症候群（突然神志喪失合併心臟阻滯），相當危險，如果心室無法及時起動就會死亡。

原因、症狀

原因為風濕熱、心肌梗塞症，冠動脈硬化、心肌炎，毛地黃中毒等的時期會產生。

由於完全房室傳導阻滯的時候，脈顯著地脈遲緩，而有目眩、失神、耳鳴等症狀之痛苦。

不完全房室傳導阻滯時所產生短絀的情況會造成

動悸；而在沒有短絀發生的時候，通常是沒有自覺症狀的。

治療

完全房室傳導阻滯時，特別是如果沒有症狀的話，一般沒有治療的必要，但是顯著的徐脈時，心輸出量低下而有全身的循環障礙，所以有必要植入人工起搏器來調節心拍數。

不完全房室傳導阻滯時如果沒有短絀的情形，一

般不必要治療，在此時並無特別症狀顯現，不過，原來的症狀仍需加以治療，能夠的話，儘量回復到正常律調，有短絀的情形時，施行藥物治療法，如沒有顯著效果，恐有亞當斯綜合症候群產生，所以應植入人工起搏器，以免意外突然發生。

佛學小品



吳老擇

於八月號寫「佛學小品」，說明「一心一意」的問題。有關心意的說明，就自然關連到修禪定的事情。有許多人打電來說好，希望能多讀到此類的小作。有一位出家法師，

不言其上下，在電話中，大抗議此短文太過學術氣氛，不可把定慧之統一的兩面性，截斷為兩節。並言此文是針對他而說的，用妙林編集室，而沒有記入私人名字，亦被怪為不負

責任云云：妙林月刊的發行人是吳老擇，刊出的文章，發行者當然負一切文字言論的責任。身為佛教徒，說則言說，無說則言無說，這是學佛的基本條件。不邪說，不妄說，不瞎說，是研究佛法者的良心，亦是修學佛法者的本份事。

這篇短文，主要內容，是提倡修善行及修禪定的普偏化和實用化為目的。人類史上最尊貴之智慧的、道德的精神文化遺產的佛法，只限定於絕少數人才能做到和享用，便喪失普偏性和真實性的存在價值。甚至以此人類最尊嚴的精神文化遺產的佛法，當為私人的嗜好品和練金術，那真愧對三寶了。

所謂「修行」，是一個不容易確定其定義，亦甚難把握其實內容的一個抽象名詞。因為甚難把握什麼是修佛行，修佛行是什麼？因為不能把握佛法之真義，就很可能犯上獨善的我見和固執，認為我這樣才是修行，他們那樣的研究，重教義、重根據，是畫餅充飢，故而無有止渴療飢之效，是串故紙，是算砂徒勞而不是真正的修行。

在佛陀時代的印度，有傳統的婆羅門，有六師外道等之出家，非出家的修行教派，除了享樂主義外，無不是修苦行和禪定。佛陀時代的佛弟子，以修中道行之解脫道為主。到了部派時代，苦行思想抬頭而偏向於修定，而被大眾者責為自了漢、個人主義；大乘佛教之興起，就有性空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之各種法門的發展；而後密教的發達，傳入中國與道教合流，真言密咒流行於中國到現在，修行的範圍真是五花八門，千差萬別。這些源遠流長之千差萬別的修行法門，非唯我獨大的修行者，所能全部了解的。

佛教思想及實踐修行的法門，於佛陀滅度後，二千多年來，確實傳播至很多不同的國家和民族，這些國家和民族，都有已存的文化和信仰。佛教沒有如天主教之思想、教團的統一組織，所以凡到了某一不同的地域便受當地的風土習慣而發展。此汗牛充棟的經典無法一一的學習，唯取一經一論，加以推展弘揚，不足的部份，即進行本土化，以造經造論的方式，來彌補當時當地的需要，如十王經、盂蘭盆經、六祖壇經等，是個好例子。現在對這些問題暫不討論，待以後才作專題的追究。對現在一般的法門，作一簡單的敘述。

中國佛教曾有借教悟宗，教理和實證、知行并重的時代。因為社會經濟的發展，精進勤勉精神漸漸衰退，事事勤儉之成功規律被輕視和厭棄，趨向集中於一步登天的想法，以期翻身為一舉致富的暴發戶，這是今日台灣社會的世相。佛教生長於此社會中，這種思維方法自然而然反影到佛教中來，是理所當然的事。所以對修行，當然放棄成佛要經無數劫的行菩薩道和學習無量的法門。即想盡辦法，以簡單化和縮短距離、時間，以期一步登天式的證悟，一念成佛的信仰，能通鬼、通神、通三世，有意無意的從無上法門變成為仙家術數之體質，這是今日中國佛教文化的現象。

佛教的經典，不論如何都很難讀通的，所以稍為通曉了一經一論，就認為一經通，萬經皆曉，便放棄其他無數的法寶而不顧；這是中國佛教的特性，亦即是中國佛教之佛教教義不能普偏、不能發展的原因。對於讀誦經典亦認為先信仰、實踐修禪定、念佛等等，修到了修而無修之純一程度，會發生智慧，就自然無經不通，我認為這是共其他宗教的思考

方法，是不用再言的。

不僅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皆有讀經的功德信仰。我在日本，常有熱誠的基督教神職者，來向我傳教。問我有沒有念過聖書（經），我說不常念，但興趣來潮時就大為覽讀一番。她問我：「信不信上帝，」我說我看書不是在信和不信。她說：「不相信上帝，聖書（經）怎樣念亦不會了解的，要念必須要先信仰才成，」我說：我所了解的和你們所信的可能不同樣，我所要知道的，不是聖經表面上的文字和意義，是其文義之背後的文化及當時社會的狀況，兼去理解成立此聖書的時代和目的。或聖書的演變，基督文化的思想所在，對歐洲文化之正面和負面的存在等；像你們念了，深深地感激神恩、神賜而痛哭流涕的念法，我是不可能做到的。你們虔誠的感激信仰，在宗教的信仰上有很大的價值。但我的念法和想法，亦不能說一點意義亦沒有吧！

記得我在五十多年前跟我母親到北港慈德堂，嘉義天龍（三教）堂拜佛誦經，那個時候只是一股不知所以然的虔誠和興趣，對太陽經，般若經是天天必念的課程。母親是很虔誠的龍華齋友，過了二三年我亦會誦金剛經，其實那天真無邪的真誠，怎麼念亦不懂其經義，母親說「未晚無要緊，念

久就能曉，」做齋友時無有聽過開悟的名詞，唯說開竅了就會懂，甚麼叫做開竅，使我丈二金鋼摸不著頭腦；什麼「三心不可得」，什麼「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真是「犀牛望月」，「鴨仔聽雷。」那個時候，我們鄉下只有聽勸善而無法師講經說法可聽的。母親一股熱誠，把我引入佛教來，至今還有無限的思懷和感謝，所以近年回來幫元亨寺辦佛學院，亦以期望報四恩於萬一。

回顧台灣佛教的過去來看台灣現在的佛教，真可以寫部台灣佛教的近代史；今日唯回憶一二記述之。現在受物質文明的影響下，不能說空前絕後的發達，但亦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標準了。在精神的外側方面盡量築造其權威形像和優越感，對於精神內部的實踐狀況，不一定能超越五十年前的真誠和朴實。對於誦經、拜懺，其內容和意義，亦令人覺到天地之差的變化，這是我個人的體驗和反省。對此，若有不同的看法者，即請見諒，為盼！





傑普

中國、印度、埃及是世界古老的三大古文明國，從許多古蹟和考古出來的證據顯示，他們都是愛蓮的民族，並且在所有眾多的花卉中，唯獨將蓮花提昇到神聖的宗教地位。

風沙乾旱的埃及幾乎見不到下雨的日子，人類的生存全仰賴尼羅河，河水灌溉了農業的發展，安定了漂泊的生命。

六千年前，世界各地還活在野蠻茹血的原始生活形態，古埃及人已展開了具有高度文明的社會。我們很難想像中國人尚未有歷史記載的三皇五帝的神話時代，古埃及人已有文字、繪畫、彫刻的高度精緻文化。

埃及人是多神信仰的民族，從生到死都有偉大的神祇保護；尤其是埃及人相信來生，認為人死後，靈魂又會回到肉體，死後的王公貴族，被製作成木乃尹，在豪華的金字塔內部繼續享受著生前相同的物質生活；陵墓內的壁畫，繪畫了生前種種美好的往事，棺木內也彩繪著死者向神明的誠心供奉，並冀求得到陰間神明的庇護。十九世紀以來，科學家們在陵墓內挖掘出眾多的古代文物，數千年前的古埃及文化陸續呈現在吾人眼前。以下僅就古埃及人與聖潔蓮花的關係加以探討。

開羅美術館內有一件執蓮花的少女群像；這是出土於突特荷特普（Thuthotep）墳墓內的部份浮雕，約有七十五公分大小，在石灰岩上著色，作品年代約距今四千年前（西元前二十世紀）的第十二王朝，突特荷特普的女兒手執一朵蓮花，側臉作欣賞與嗅聞的表情。

類似這件作品的尚有第十八王朝出土的蓮花宴；一整排高貴的淑女，接受奴隸的服侍，每一個人手執蓮花，或專注

膜拜阿頓Aton神的易克納唐王King
Ikhnaton 第18王朝1370B.C.



的花卉，在信仰上更是太陽神的化身。

西元前十六世紀的第十八王朝，是古埃及歷史上最繁榮的時代，尤其到了杜德摩西三世（Thutmose III），將領土擴大到當今的努比亞、斜利亞等地。王朝國都是尼羅河中游的底比斯，他們信仰底比斯之神——阿蒙神（Amon），埃及人信仰太陽神阿唐神（Aton）以及太陽神Ra。原本是地方神祇的阿蒙神，隨著王權的

喚聞欣賞，或交頭接耳品論，供桌上雖然有著豐盛的麵包食物，但是淑們似乎只在乎蓮花的香淨可愛。

埃及的尼羅河畔，盛開著美麗的睡蓮，隨著太陽的升起而綻放，在水波盪漾間更顯現純潔，清秀可愛。尼羅河帶來了豐富的農作物，麥子瓜果、椰樹棕影，唯有蓮花並非是人們刻意栽培，以供生產果腹之用的；但是古埃及人在敬天畏神的信仰中，對於放射形花瓣隨太陽升降啓合的特異屬性，在污泥中散放清香的模樣，蓮花被視為太陽的化身，太陽更是萬物的主宰，是諸神之王。蓮花在貴族生活中是賞心悅目

擴大而成為全埃及的信仰神，阿蒙神與太陽神合一信仰，稱為Amon-Ra。到易克納唐王（King I Khnaton）時候，將多神信仰禁止，奉太陽神阿唐（Aton）為唯一的真神，他可以說是世界最早的宗教改革家，距今三千多年了。

埃及博物館內有一件杜德摩西三世（Thutmose III）的女兒阿斯特姆卡布的豪華木棺，他是阿蒙神（Amon）的女祭司，因為擔任神職工作，豪華棺內彩繪著軌蓮花向阿蒙神供奉的情形；阿蒙神的造型，通常是頭插兩根羽毛，作英俊的男人相；聖潔的蓮花是祭司向神表示敬意唯一的花朵。

蓮花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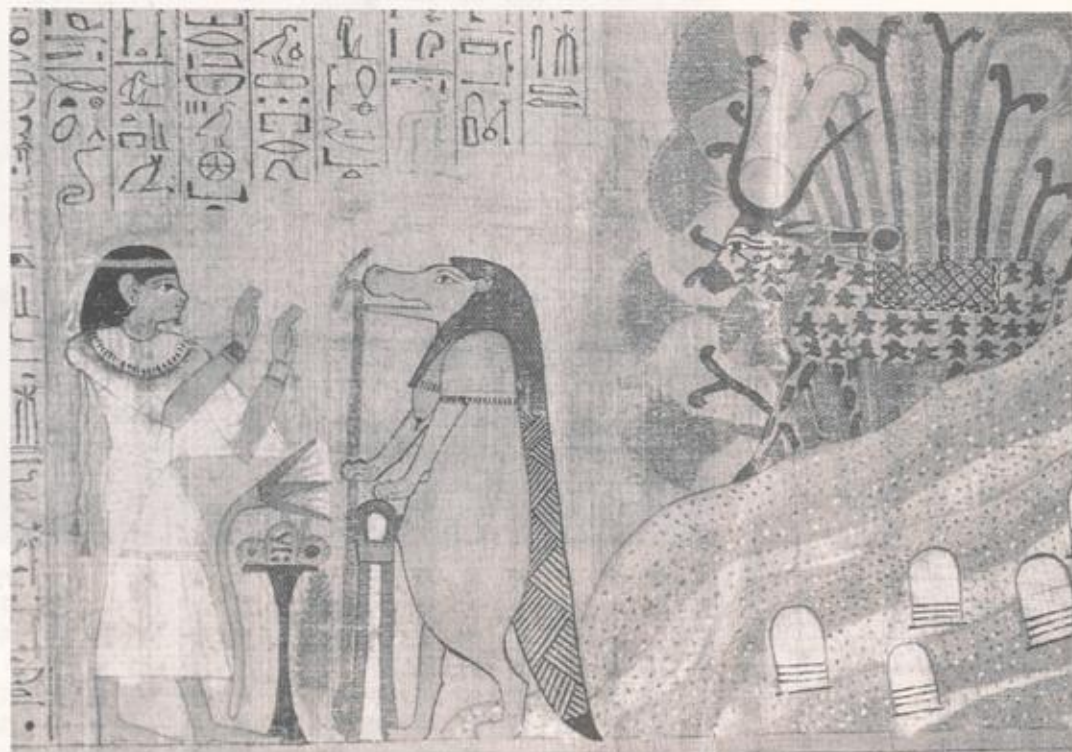
宗教改革家易克納唐（I Khnaton）陵墓所出土的作品中，有一件石灰岩著色，西元前1370年的作品，彫刻著易克納唐王率領眷屬向阿唐神（Aton）膜拜供奉，太陽神阿唐的造型是一個放光的圓球形，圓球的下方垂下許多如光芒般的小手，並沒有顯現人形或動物相，很像是中國人對太極的描述是無形的。易克納唐王手執盛開如扇狀的蓮花，供品台上也是蓮花，它象徵著太陽的神力。

另一件存放在埃及博物館的易克納唐王的立體彫刻，高四十公分，裸上身的國王手捧著供品台向太陽神奉獻，供品台上所繪製的浮雕，有麵包、烤鴨以及蓮花束。用食物獻祭神明是所有人類共同的行為，而蓮花並非食物，用來供奉是取其神聖的意義！

第十八王朝出土文物最豐富的是圖坦加滿王（Tutankhamon）的陵墓，共有一七〇〇件的陪葬品；國王死於西元前一三五二年，年僅十八歲。

埃及博物館內有一件非常有趣的頭像彫刻，年輕的國王從一朵盛開的蓮花誕生，後腦袋很像出生嬰兒的橢圓狀，大大的眼睛，寬闊的厚唇，光頭沒有頭髮。用蓮花為座的頭像，可能象徵國王是太陽之子，因為蓮花是太陽之花。

中國佛教淨土宗也有蓮花化生的說法，念佛集聚往生資糧，死後將在西方極樂世界八功德水的蓮池中，從朵朵蓮花中探頭出生，兩樣作品不謀而合，但是時間相距有一五〇〇年以上之遙。現今佛教大師印順導師曾對淨土思想有深入的研究，往生西方天堂淨土，是受到從西方傳來的思想，在西元一世紀左右逐漸展開，到西元五、六世紀後才在中原開花



草紙圖卷

禮拜陶厄里斯神Goddess Taueris 的死者，後面是死亡女神哈陶爾（母牛）

結果！

開羅美術館內的圖坦加滿王陪葬品中，有一個安置帝王和帝后彫像的貼金木櫃，描繪著國王的宮廷愛情生活，國王坐在椅子上，王后手執蓮花，輕輕安撫著國王。另一件國王的貼金御座，椅背上也繪製了類似的畫面。也有一個珠寶箱子，也繪製國王倚杖而立，接受王后雙手獻上的蓮花。

除了壁畫和浮雕的蓮花故事，蓮花也被運用在黃金寶石的頭飾或胸飾中；在雪花石膏石上利用蓮花圖形彫刻成透明晶瑩的燭台；更用蓮花設計成王朝巨大建築的大石柱；或是小小瓷鉢內的青釉花朵。

生前喜愛蓮花的淨純可愛，死後更是用蓮花來奉獻諸神，以求得再生的庇護。開羅美術館內保存許多葬儀草紙文書，有死者禮拜復活女神陶厄里斯女神（*Goddess Taueris*）

慧根法門

雨花居士

五根之中，最後以及最重要的就是慧根，從信根到定根，都是為了培養學佛的智慧，以達到解脫自在、涅槃寂靜的最終目標。

一般人都將「智慧」合一運用，就好像文字用語上的使用有「狼狽」、「鳳凰」……等；事實上狼是狼、狽是狽；

，女神形相是河馬身、鱷魚背，四條獅子腿，供品就是一朵彩色的大蓮花；其它的草紙文書也都是用聖潔蓮花來獻諸神以及祈求諸神讓死者再生的文字。中國的道、佛教不都是也有類似的葬儀文書嗎？

蓮花——數千年來，在尼羅河上綻放，並進入王公貴族的豪華別墅水池中，成為宴會上的裝飾，王后獻給國王最熱情的禮物，國王獻給神明最神聖的供品，也是死後亡魂再生的保證。清香、多采多姿、出污泥不染，隨太陽作息，蓮花是古埃及人的最愛，也是人類最早將蓮花的聖潔提昇到最高地位。

鳳是鳳，凰是凰；智與慧也是有所分別的。

有學者說：智是先天具足的，慧是後天培養的；個人出生於世，承續了不同的遺傳基因，不同的傳承和染色體的不同排列每個人的智力發展也互異，有人智商一百八十，也有人智商鴨蛋；有人天生善巧，模仿能力好，看到什麼，就能

做什麼，有人善於文學；有人善於藝術……。在佛教業力說，也說明先天上每個人具備了不同的業力。

但是智力雖然有強弱好壞，但並非就此永遠的影響一個人的往後發展。先天的業力也並非無法改變，否則佛教就變成了宿命論的宗教了。智力的好壞只能說那些人具備了那些較易開發的特質，或是學習速度的快慢，領悟力的多寡而已！透過外在的環境薰習，學校的教育，善知識的啟發，才真正的具備完整的人格，所以佛教是教育的宗教，是啟發慧力的宗教。

古哲先賢也對智與慧分別論述：達於有為之事項的稱為智；達於無為之空理的稱為慧。換言之：智是人世間用於分別、知解的學問以及作用；世間法中，人類依研究、經驗、分析所得到的各門學問，有社會學、工程學、醫藥學、建築學……。這些學問帶領我們從原始社會進入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甚至是科技社會；也讓我們從茹毛飲血的生活中提昇到講究精緻文化藝術的現代生活；也讓我們從自私的種族世界裡發展到理想國的大同世界；這些都是靠世界上一代繼一代的智者所累積下來的成果。

生活的形式明顯的改變了，就以近百年的科技而言，人類想模仿飛禽翱翔於天空，快速到發射太空火箭，在其它星球漫步，從獨木舟到核子潛艇；從牛車馬車自行車到時速二、三百公里的子彈列車；百年來的物質生活的改進，超過了人類五千年的演進。

改良人類生活的工具得到了科技的協助，以前的人可能要工作很長的時間才能溫飽，才能得到生活的基本條件，現今的人們只要每週工作五天，甚至更短的時數，就擁有富裕

的物質享受；但是也不要忘了，科技的學問一方面改進了人類的的生活，但科技的戰爭也更具數千萬倍的殺傷力，更多科技的後遺症也隨後來，環保問題、生態平衡……。百年的科技學問抵過了世界千萬年的自然發展，也可能百年的快速發展將使往後的世界減壽千萬年。

世間法的智力應被肯定，現今的成就也事實，我們既無能也無法退回古老的生活形態，身居在廿一世紀的尖端社會中，在快速移動的步伐裡，人類的精神也能更愉快於五千年前的人們嗎？現今的佛子們更自在於二千多年前的佛陀嗎？人類的憂悲苦惱並沒有因智力的演進而改善，去除煩惱最終還需要靠宗教的力量——慧力。

唯識論曰：「云何為慧，於所觀境簡擇為性，斷疑為業；謂觀得失俱非境中，由慧推求得決定故。」也就是「觀達為慧」，達到於無為的空理。僅管外面的環境起起落落、風風雨雨，用佛陀的四念處的啟示，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破除我執、法執。

能破除了一切邪妄之執的力量，稱之為慧力，佛陀啟示諸多法門，也都是通往慧力的過程；透過這些修行的過程，迴光返照，自照內性，所以經中稱諸比丘為慧命，如慧命須菩提，慧命舍利弗……，因為這些佛子們都是以廣大甚深之慧為命也！

三學中，戒、定、慧是有一定的關聯，慧力的養成從定而生，「三世諸佛，皆從定生」，定力是專心不亂、精神統一，沒有紛擾的外緣才有清靜的思考，有冷靜的分析才能得到最佳的判斷。所以三世諸佛不是求仙訪道終日奔忙去請求他人的摩頂開示，而是立定專一、用空理去悟證世間法的異動特質，以到了永恆的智慧。

佛陀最後度須跋陀羅

吳老擇

佛陀自菩提樹下成正覺後，以化度五比丘開始，說法四十五年，最後度須跋陀羅而入涅槃。依長阿含之遊行經，須跋是住在拘尸城內的梵志（普行之修行者，大正藏一、二五頁下、註①梵名為 Subhadda。巴利文為 Subhaddo 應該音譯為須跋多或須跋陀，南傳部日譯本亦譯為須跋陀羅，但原文同樣是 Subhaddo。）遊行經言須跋年百二十，是耆舊多智，聞沙門瞿曇今夜於沙羅雙樹間將入涅槃，予對予所修之法，心有餘疑，能解予之疑者，唯有沙門瞿曇。不可錯過機會，今正是時，即於其夜，自力而行出拘尸城，往詣沙羅雙樹間；乃至，懇求阿難讓見世尊，以解心疑，須跋對尊者阿難懇請乃至再三，尊者阿難拒之如初。世尊看阿難這樣的堅

拒，便告阿難言：「聽使進入，此欲決疑。」阿難便讓須跋進見世尊。須跋高興地進去，問訊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須跋隨請問世尊有關不闍迦葉等六師外道之事，世尊言六師外道之事無不盡知，今勿言此等，我為汝說深妙之法。世尊告須跋曰：「若諸法中，無八正道者——正見、正思惟、正精進、正語、正業、正命、正念、正定——則無第一沙門果……今我法中有八正道，故有第一沙門果……外道異眾，無沙門果。」須跋當下心意開朗，豁然大悟，於諸法中遠離塵垢，得法眼淨。

須跋解結心疑，真若獲重寶，充滿法喜，即懇請世尊度他出家，受具足戒。以僧伽之規則，外道異眾，欲入佛法中

出家得度者，必在僧團中別住，見習四個月，僧伽再觀察其思想及行儀，是否有轉換，和佛教之法、律有無相應，若與佛法及律儀未相應者，可延長觀察之時間。確實有誠意真心，轉換其思想行為者，依佛陀或經長老比丘們之羯磨開會等審查，亦可縮短時間，而認可其出家得度為佛教之沙門。

須跋當場得佛陀之准許，即於其夜，出家受具足戒，成為世尊最後之弟子。遊行經（大正一、二五頁b），佛般泥洹經（大正一、一七二頁b）大般涅槃經（大正一、二〇四頁b）皆記述須跋受具足戒後，當夜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得如實智，更不再受有而成為阿羅漢。須跋阿羅漢，不忍見天、人之師——佛——世尊先入涅槃，須跋即入火界三昧，而先世尊入涅槃。

在南傳大藏經之長部二，記述名 Subhaddo 行跋普行者，住拘尸那竭，普行者須跋聞：「今夜最後更，沙門瞿曇當入涅槃。」

於此普行者須跋，如是思惟：「我聞彼年者，大老，師之弟子普行者言：『阿羅漢、等正覺者、如來，出現於世，甚是有希有』（Tena khopana samayena subhaddo nāma paribhajako Kusinārāyam pativatsati. Assosi kho Subhaddo paribhajako: 'Ajj eva kira rattiya' pachime yame samana ssa Gotamassa parinibbānam bhavissatthi, 'Atha kho Subhaddassa paribhajakassa etad shosi: sutam kho pana me tem paribhajakānam vuddhānam mahallākaṇam acariyapacariyaṇam bhasanānaṃ: 'Kadaci ka-rahaci Tathagatā loke upajjanti Arahanto Samma-Sambuddha'」。（原典P.T.S.11,148-149.P.）

是須跋自己想：「我聞彼年者，大老，師之弟子言：『

阿羅漢、等正覺者、如來，出現於世甚是有希有。』而不是須跋自己年老、長老，或年百歲，這可能在口傳時代就傳變了，或到了部派佛教時代，各持所傳而變異亦說不定。不了解此變化之理，同樣是「如是我聞」，阿難奉聞世尊金口所說，佛陀對同一部經，怎麼有這樣不同的說法。

在北傳四種譯本，唯有「般泥洹經」不載譯者之名，其內容似乎索集各種傳說而編成的，末後言及結集阿含及彌勒佛降生等事，西晉白法祖的譯本亦有提到彌勒佛，這想是彌勒信仰盛行之時編進來的吧！此兩譯本的內容和構造及次序，和佛陀耶舍及法顯本，有很大的不同。

佛陀耶舍是罽賓沙門，依僧肇之長阿含序，佛陀耶舍於弘始十五年出長阿含，由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為秦言，道含筆受；這樣佛陀耶舍來中原之時間不長，不會華語華文，想是以西域或罽賓語誦出，由竺佛念譯為漢語，道含筆受為華文。這可能完全靠暗記背誦而沒有梵本和西域本。法顯法師依其自己帶回梵本，和佛跋跋陀於道場寺譯出，其內容亦和佛陀耶舍本不相同。佛陀耶舍譯的遊行經，第一分開始就對阿闍世王之婆羅門雨舍大臣說七不退法，這卻和巴利文本一致。阿闍世王欲攻討跋耆，令婆羅門雨舍大臣去請問世尊，世尊為之說跋耆人有七不退法，雨舍認為有一法則不易攻打，何況有七法，阿闍世王得雨舍大臣的轉告而取消攻打跋耆族的計劃，為南方佛教時常提起之一段很有名的經文。

法顯法師譯的大般涅槃經，開始就說世尊將入涅槃及大地震動等八因緣、八部眾、八聖處、八解脫，到了上卷之中央部份才出現世尊為離車族人說七種不減損法，而後為諸比丘說當修習之七種法行，完全沒有言及阿闍世王欲攻打跋耆人的事而說七不退法。

同一經文，由譯本的不同，怎麼會有這麼多的不同內容呢？這些西域及梵本，在中國已不易找到，其原文的內容如何無從得知。可參考藏譯本及南傳大藏，找出各譯本的共同部份和不同部份來推考經中的古層和新層，並可推知其流傳的經過和演變的狀態。

喪子悲戚的格塔蜜

寫佛陀將入涅槃最後度須跋陀羅，因參考各譯本而有所感，故在此作一簡單的比較，作為拋磚引玉，使對經典之比較研究有興趣的朋友，能發揮更深一層的追究鑽研，即功德無量！



蘇永吉

(完)

格塔蜜至此已然看透生生的苦痛與緣之起滅，她決定進入僧團多聽聽佛陀的法與教示，希望能開啓自己的心靈而不再受此激烈苦痛的折磨；在得到佛陀的同意之後，格塔蜜就在僧團生活了一段時間，學習如何成為一名比丘尼，學習法的真諦及哲學。

有一天，格塔蜜看著桌上的燭火發著愣，腦海裡閃爍著自己的一生起落；一直到兒子的死去，回憶如走馬燈般的轉動著，此時佛陀走了過來告訴格塔蜜說：「倘若百年不死，然，不得見永恆之光；孰與汝存竟日之生而見永恆為勝？」格塔蜜聽了佛陀的勸說終於放下了一切的執著，在僧團中點點滴滴的吸收學習而成為了阿羅漢。

佛陀告訴格塔蜜有關於她的前世生之事，佛陀告訴她說她在九十二億萬年前的某一個前世生裡是一位未來世將成菩

薩的人之妻，此人即是弗沙菩薩的前世生；而約莫在佛陀尚未成佛之前的稍早，她也曾經是一位國王的女兒，後來也是入了僧團而為比丘尼。佛陀解脫她的痛苦根源，並且告訴她，在僧團裡也有另外一位比丘尼亦是受此苦痛，她不僅是喪失了兒子，連丈夫及兄弟們都在不幸中喪生了；接著佛陀對格塔蜜說：「女子雖是較柔弱，但是，必須要堅強起來，像男子一樣的奮鬥來追求天地間的真理。」而格塔蜜受到佛陀的教示之後，終於堅定的說道：「吾兄逝已逝去，黑暗不存，幽冥何懼？生而透徹，死又何懼？陰影已去，身自在矣！」

佛陀見格塔蜜終於擺脫執妄的跟隨，會心的笑了一笑，而後來格塔蜜也成為佛陀之下第七十五位悟法的比丘尼。

傳授受南傳戒短期出家法會通啓

求受戒子必須正信三寶佛弟子，身、心健康，五官六根俱足，父母或妻子同意，品行端正無不良嗜好的男眾，只限五十名。袈裟三衣及鉢全免費，短期出家眾返俗後，衣鉢歸還常住。若發心長期出家者，或已圓頂出家求受戒體者，由本寺供養衣鉢並發給泰國政府宗教廳許可出家戒牒證明書。名額有限，請提早踴躍報名登記。備有函索報名表。弘揚佛陀戒法，紹隆僧種，續佛慧命法燈。

一、時間：八十三年國曆四月十三日起至四月廿五日止。
農曆三月初二日起至三月十五日止。
國曆四月二十、二十一日為沙彌、比丘戒壇正受。

二、年齡六歲至六十歲身心健康男眾。

三、有懺磨消災延壽、拔薦冥陽兩利大法會。

主辦地點：嘉義市宣信街二十九號大明禪寺

住持釋中妙 電話(05)二二七九八四八

宗教與生命禮俗學俗研討會

宗教是人類文化中的核心成份，在一般人的生活上也佔有一定的影響，尤其是在養生送死的人生必經階段中，具有獨特的意義。在具體的表現上，則見於日常生活中的婚喪喜慶的儀式中，以及生命各個階段的典禮，如成年禮上。鑒於宗教在文化上有鉅大的影響力量，尤其在文化禮俗上有特殊的表現，若善加因勢誘導，可收移風易俗之功效，因此在學術研究上的深入分析探討，有其迫切的必要性。

有鑒於此，內政部民政司與財團法人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國際佛學研究中心特規劃並籌辦「宗教與生命禮俗學術研討會」，會中邀請中央政府及各省、市宗教主管，以及在台灣地區有相當影響力的宗教界人士與學者，共同深入探討此一重要的課題。

(一)主題：宗教與生命禮俗。

(二)時間：八十二年十月十六、十七兩日。

(三)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五樓國際會議廳

(四)子題：

1. 各宗教對人的生命歷程之階段的觀點及哲學。
2. 各宗教對人的生命歷程四階段（出生、成年、結婚、死亡）的儀式及其意義。
3. 各宗教的生命禮俗對現代社會的影響及其現代意義。

本期贊助功德芳名錄

謹此讚頌受持迴向——
普施有情眾生

願消三毒諸煩惱 願得無上戒定慧
願諸眾生皆念佛 願同往生成佛道

贊助妙林月刊

蘇榮祥	2000
金山機械五金行	1000
楊弘德	200
李宗川	100
蔡東吉	500
張文育	100
心悟佛堂	500
片岡	日幣10000
謝依蓉	300
涂修華	500
柯塗發	2000

贊助南傳大藏經

施大眾	1000
明定法師	3000
張文育	100
車吉注	200
雷藏寺	100
中華彩色公司	2000
陳靖媛	1000
李宗川	100

①存款後由郵局寄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收戶本人存款此單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帳號 40376967	戶名 妙林月刊雜誌社
收款人 新台幣： (請用全、貳、叁、肆、伍、陸、柒、捌、玖、壹等大字寫於劃線左加一數字)	
姓名 (郵局用)	住址 (郵局用)
電話	電話
郵局郵政	
經辦人：_____	
主管：_____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收戶	
千	元
百	元
十	元

局號：_____

收據號碼：_____

②存款後由郵局寄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收戶本人存款此單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帳號 40376967	戶名 妙林月刊雜誌社
收款人 新台幣： (請用全、貳、叁、肆、伍、陸、柒、捌、玖、壹等大字寫於劃線左加一數字)	
姓名 (郵局用)	住址 (郵局用)
電話	電話
郵局郵政	
經辦人：_____	
主管：_____	
登帳編號	工作編號
日期	存款金額
千	元
百	元
十	元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存款金額，請用大字寫於劃線左加一數字。
二、存款金額，請用大字寫於劃線左加一數字。
三、存款金額，請用大字寫於劃線左加一數字。
四、存款金額，請用大字寫於劃線左加一數字。
五、存款金額，請用大字寫於劃線左加一數字。
六、存款金額，請用大字寫於劃線左加一數字。
七、存款金額，請用大字寫於劃線左加一數字。
八、存款金額，請用大字寫於劃線左加一數字。
九、存款金額，請用大字寫於劃線左加一數字。
十、存款金額，請用大字寫於劃線左加一數字。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歡迎隨喜贊助・福慧更增長
追求心靈淨土・人生更圓滿

請存款人注意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

郵票。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五、本存款單帳戶亦得依式自印，但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同，如有增刪或改印其他文字者，應請存款人另換本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請於所需之項目上打✓

☐漢譯南傳大藏經預約款——月份

☐助印南傳大藏經

☐助印妙林月刊雜誌

☐助印佛經

☐請寄 ☐請勿寄 憑證及感謝狀

☐其他：

通

信

欄

編輯部／元亨佛學院

高雄市鼓山區元亨街7號

電話：(07)533-0186

傳真：(07)551-2138

文山工房

高雄鳳山市青年路一二段六五〇號

電話：(07)741-3995

傳真：(07)741-4004

台北連絡處(妙林學苑)

台北市寶清街8之一號2F

電話：(02)769-9508、719-9157

傳真：(02)761-6134

發行所／妙林月刊雜誌社

社址／高雄市鼓山區元亨街7號(元亨寺)

郵撥／4037696-7

帳戶／妙林月刊雜誌社

印刷所／興華印刷所

電話：(07)231-7039

傳真：(07)272-9789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警字第一七五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證警字第一七五號

登記證警字第一七五號

登記證警字第一七五號

創刊日／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四月一日
發行日／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三月一日
社長／釋菩妙
發行人／吳老擇
顧問／編委會
總編輯／吳進生
美工設計／蘇永吉
編輯／蘇永吉

佛學夏令營



元亨寺 漢譯南傳大藏經

充實菩提修道 法寶圓滿之資糧!!



佛典寶庫資糧之漢譯南傳大藏經

我國一向「大乘佛法」為主，視南傳巴利語三藏等「佛法」為小乘。然深一層探究，大乘甚深義，本於「雜阿含」——「相應部」等四部阿含；而十方世界有佛，菩薩波羅蜜多廣大行，是從「小部」——「雜藏」中來的。我國佛教界，應依巴利語三藏的華譯本，探求「佛法」與「大乘佛法」的通道，互相尊重，現在佛教已進入世界性的時代了！

巴利語三藏，傳入錫蘭，又傳到緬、泰、高棉等地區。巴利語有語音而沒有書寫的文字，所以各地都用當地的字母，寫下巴利語三藏；近代又有英文、緬文、日文等譯本。「南傳大藏經」，就是日文的譯本。從昭和十年到十六年（西元一九三五～四一年），由「高楠博士紀念會」譯編刊行的。四十多年前，我國曾發起「普慧大藏經」，編有依「南傳大藏經」而分別譯出的部份。抗戰勝利，太虛大師東還，提議改名為「民國大藏經」。依日文翻譯部分，主張依錫蘭巴利語本，參考英譯本而加以訂正。由於政情的急劇變化，不能實現全譯與刊行，對中國佛教來說，真是一大憾事！現在，善妙法師發心來翻譯印行，真是太好了！我一心祝願，願譯藏的完善而能順利的完成！

■印順導師